



怡情

流水为枕

□ 吕惠仙

哗啦哗啦的流水声在窗外弹奏琴弦，高高低低、抑扬顿挫的鸟鸣嚶成韵，奏响了悠扬动听的小夜曲。在他乡的流水和鸟叫声中，在停电的夜晚，我们谛听着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我们看散步的晚星跟着去日来了，林中朦胧，空中璀璨。丝绒般的夜渐渐拉上帷幕，田园交响乐开始轰轰烈烈地上演。看漆黑的夜空中，钻石般闪烁的星星，黑漆漆的山岭如一幅泼墨重彩的画。夏风习习，吹来青草的香味和不知名的花的芳馨，虫声四起蛙鸣阵阵，咕呱咕呱，它们在田地里、草丛里奏响田园交响曲，低声应和的、长音短调的轰轰烈烈热闹。

幽微的风，飘送来虫儿唧唧的叫声、青蛙的鸣声。轻翻夜笺，流翠成盏。静聆栖岸蛙鸣，枕波香梦渐。乘瓣，飘逸天地间。入画成景，于一幕远凝岚烟中，摇曳几多迷蒙。

清风卷波携浪，流水在夜色中弹奏琴弦。静的漆黑的无电的夜里听来，自有涤荡人心的温柔和轻灵，可以洗去世俗的烦恼，枕着流水声休憩，竟成了诗意的样子。

想起古代无数个没有灯光照耀的夜晚，古人们丰富多彩的“夜生活”：有挑灯看剑的，黯淡了刀光剑影，惆怅了一腔豪情。有秉烛赏花的，烛影摇红、花影朦胧；有月下观景的，皎洁月光下，月光如水，清风习习，花影摇摇，“云破月来花弄影”成就多少文藻才思。有烛光下会友人的，久别重逢，恍然若梦，唯恐相逢在梦中，举起银灯左看右看。烛下，倾听着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嘹亮“鼓吹”，听着淅淅沥沥的春雨声，闲敲着棋子，等候一个久约不来的人儿，一任灯花落了又落。月夜下，抱着古琴，守候在长满紫藤的小路上……漆黑的夜晚，没有电灯的无数个、无数个夜晚，古人曾这样诗意地度过几千年。

电灯炽热的光芒，穿透几千个夜晚的暗，却使曾经斑斓的色彩，变得单调贫乏。我们总是太依赖光明，太依赖高科技，在手机、电脑中迷失了自己，多久，没有好好地倾听鸟声虫鸣，倾听大自然流水的自然鸣佩，以流水为枕，清洗自己的耳朵，也洁净自己的心。

忽然想起《世说新语》中的一个故事。孙子荆年少时想要隐居，他对王济说要“枕石漱流”，却误说成“枕流漱石”。王济问：“流水可以作枕头，但石头可以漱口吗？”孙子荆说：“之所以要以流水为枕头，是要用它来清洗耳朵，之所以用石头来漱口，是想用它来磨砺牙齿。”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思维，就是另外一番光景。

停电的漆黑的夜晚，枕着异乡的流水和鸟鸣入梦，清洗自己的耳朵，也清洗自己的心灵。以流水为枕，林间松韵，石上泉声，自在鸟鸣，何处不是天地自然鸣佩，何处不是大自然的天籁之音？

万物

红柿子

□ 周佳

昆明的夏天昼夜温差大，雨季一来，干枯的土地就会像海绵一样贪婪地吸吮着雨水，那阵势是不把肚皮撑饱决不罢休。西山长坡家后院的那棵高大的柿子树上也随着这雨水下一会停一会的节奏，慢慢地结满了青绿色的、鸡蛋般大小的柿果，它也会勾起我对红柿子的一些想念。

昆明的秋天就像一幅配色板上可以随时调和的色彩，白天只要晴好，不管你走到哪里都可以寻到迷人的风景，寻到成熟的秋色。

一到晚秋，我们院子里的果树就会青黄不接，在前院的那一棵老枇杷树上可以看到一些青涩的细小的果子，有些冒出了尖尖的毛头。我站在树下，呆呆地望着从树上飘落的花絮，白色的、豆大的花瓣常常会在一夜间被阵阵秋风吹落一地，白天又会被一团劲风裹挟吹散。

院子后面有两棵高大的柿子树，据老人们说已有几十年的树龄，在我媳妇出生之前这柿树就已经存在了。每当秋季快要结束时，熟透的、橘红色的果实就会高高地挂在树枝上，压满了枝头，常常会让路人们垂涎三尺，但又可望而不可即。

北宋诗人张仲殊这样称美柿子，“味过华林芳蒂，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裹团酥，不比人间甘露。”我知道它的味道着实甘甜，在屋顶上随手摘下一只红柿子拿在手上细细端详，会觉得煞是可爱，如婴儿的笑脸一般红嫩，那汁液饱满的果实上裹着一层轻薄如纸的果皮，一捅即破。这是营养丰富、香甜可口的有机水果，只是今年比往年结得少，但还是有所收获。

每逢柿子成熟的季节，岳父总会将采摘的红柿子送一些给邻里朋友们分

享。岳父笑着对我说：“以前吃过我们家柿子的朋友都说，咋个你家的柿子那么好吃？我常回答，你以为每一家的柿子都一样喽。”我在一旁听得哈哈大笑起来，赶紧把沉甸甸的一篮柿子接着。

岳父接着说：“我家这棵叫牛心柿子，是老品种，果实又香又甜，外面卖的一般都是水柿，树上好多熟透了的柿子被一些鸟儿啄吃得了，过去地里的东西多，鸟有得吃，现在还有哪样吃，冒得法，它只会来偷吃水果了。”记得去年我还亲自摘下几斤柿子送给一位玉溪的文友，开始他还以为然的，后来他悄悄地告诉我说你家的柿子味道真的很美。

老岳父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家住在西山区碧鸡镇长坡村，是地地道道的昆明人，家里有五姊妹，岳父排行老二。岳父一直念到高中毕业，参加了1978年恢复的高考，结果分数不够与大学失之交臂。当时岳父又去报名参军也没能如愿以偿。后来在家务过农；在村上做过拖拉机手；在村小学当过代课老师；在大集体工厂当过工人。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才干起了个体户，开了一家汽车修理厂，这一干就是几十年。就这样，他靠着自己的勤奋，靠着改革开放的大好春风，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

每一个人都有不平凡的人生，就像这红透了的柿子，不经历风霜哪会有香甜。看着岳父如柿子般成熟、布满着皱纹的笑容，就让我想起了海男老师文集里的一段美文：“秋叶的静美，使我有意识地收藏好了一片树叶和一个果实，在我眼前出现的这个老人，像是我生命背景中的一个神话，最美的神话也许充斥着萧瑟与叹息，还有一道道皱褶，然而，它却会让我珍藏一次秋日的仪式。”

家事

婆婆掀起的“光盘行动”

□ 刘恋

几个月前，婆婆退休了，就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闲不下来的婆婆便自告奋勇地当起了家里的“后勤部长”。可是，家里的一次彻头彻尾的大扫除，把这位“后勤部长”给吓了一跳！

婆婆搬过来的第二天，就给家里来了一次“断舍离”，这次“断舍离”让婆婆发现了我们家庭生活中的大问题！婆婆打扫卫生的时候，先是在冰箱底层发现一大包过期的火腿肠和过期的饮料、酸奶、火锅底料……然后又是在厨房里，找到被遗忘的番茄酱、虾皮、腐竹，当这些食物被找出来的时候，霉菌肉眼可见。她还在客厅的茶几上，发现了大部分的过期零食，有的甚至连包装都没打开过。这些因过量购买造成的浪费，都让婆婆痛心不已！

婆婆出生在物质匮乏的时代，对待粮食极其珍惜。每次吃饭时，只要桌上掉一个馍渣、一粒米粒，她都会毫不犹豫地捡起来吃掉，甚至就连喝完较为稠的粥碗也要舔干净。出去就餐的时候，“吃不了，兜着走”是常态。而这次大扫除让婆婆彻底明白，我们的家庭节约意识没有与时俱进，节约粮食不能仅仅只是在餐桌上，也可以在各个环节。于是，一场从头到尾，从采购到吃完的“光盘行动”在我家悄然展开！

我们住的地方离超市远，出去一次往往采购一周需要的东西。上周，陪婆婆去超市购物，从货架上挑东西的时候，见婆

婆神秘地从口袋里掏一个纸条，我见状对婆婆说：“妈，你以后怕要买的东西不记得，告诉我就行了，我帮你记着！”婆婆连忙解释道：“我来超市之前，列了个清单，把最需要的东西写出来，有些是可买可不买的，我就不列在清单里，这样买回来的东西都是最需要的，可以减少浪费呀！”原来，婆婆不是怕自己忘记，这是她想出的节约小妙招啊！婆婆还特地补充了一句：“这些小东西看起来都不贵，加在一起也要不少钱呢！”我表示同意地点了点头，想到家里冰箱里还有酸奶，就把购物车的酸奶给退了回去。

为了避免“舌尖上的浪费”，婆婆还发明了“预约就餐制”。婆婆下厨之前，都会给家里人发微信问：“今天你饿不饿呀？准备吃多少呀？”婆婆之前总担心我们吃不饱、吃不好，每次做饭都会多做一点，而那些被我们剩下来的食物，逃脱不了成为厨余垃圾的命运。现在婆婆做饭都是采用提前预约的方式，你今天饿了，她就多做点，要午饭吃多了，她晚饭就少做一点。婆婆做的每顿饭，都努力做到“盘”中有数。她还把家里的盘子换成了小号的，每餐以“多盘少量”为主，婆婆告诉我说：“这样既保证了营养，又不会浪费粮食！”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婆婆这位“后勤部长”，让全家人把“光盘行动”记在了心里，更落实在了行动上！

故里

打老牛

□ 段德谦

老家小舅打来电话，说村里农历六月二十三“打老牛”，问咯有时间回去聚聚？正好在假期，之前因为疫情的原因，一年多没去看母亲了，我爽快答应了小舅。

联系了在昆明做事的儿子，他不让我单独开车回老家，说要开四个多小时，我也快六十的人了，不放心。

二十三日，我与儿子团队两伙伴，从寻甸出发，沿汕昆高速公路前行，至富源境内，山形地貌随之而变，到了黔南州喀斯特地貌愈发明显，大大小小的石山，犹如蒸笼里的窝窝头，错落有致。平时自己开车，不敢分心赏景，这次得闲，任意观赏，发现车窗外的美景，令人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真是绝妙。

中午，到老家黄泥河镇上，侄女家早已备好饭菜。小妹说：“哥，你们运气好，早上出去买菜恰遇小岔河一村民来卖鸡枞，今早刚捡来的，新鲜得很。”

一桌的菜，儿子就喜欢那碗鸡枞汤，一边吃一边款，还是老家的鸡枞香，外面的鸡枞吃不出这样的香味。我连连点头赞同，但我更喜欢芭谷饭和酸菜红豆汤，这是儿时家乡的味道。

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我，小时候物质匮乏，生活艰苦，吃惯了苦，受够了累。小小年纪，单薄身子，就自觉承担起家务活，尽力帮助父母减轻生活的重担，每天放学回家，舀碗冷芭谷饭，就着一点咸菜或者泡上开水放上点盐，当晌午匆匆吃完，背着篮子拿着工具上山砍柴、找猪草……

那时，芭谷饭、酸菜红豆汤是家常便饭，也是仅有的最好吃的食物。工作后，生活日新月异，日子有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吃穿用不愁，且顿顿有肉吃，餐餐吃大米饭。吃碗芭谷饭反而成了奢望，以致现在外出，只要有条件，我一定要吃芭谷饭、酸菜红豆汤，年轻人就不爱吃，说没有味道。

到老家见到老母已是下午3点，一年多没见，我拉着母亲苍老干瘪的手，热泪盈眶。母亲82岁，身体虽然大不如从前，但也耳聪目明，头脑清楚。

接着母亲，直奔普克营小舅家。小舅妈正在准备晚饭。小舅和村民去“打老牛”。

“打老牛”是普克营彝族的习俗。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三，由村上统一组织，在附近村庄买好牛，牛是村民自家割草养大的。一大早负责宰牛的人拉着、赶着牛到村庄背后，祭了山神后宰了祈愿平安、盼望丰收，故名“打老牛”。“打老牛”由村民自愿参与，AA制。

老牛宰杀后，按照当地饮食习惯添加好作料用敞锅火煮，待牛肉煮熟后，切片拌匀，再燃放鞭炮，完毕，将牛肉平均分好装袋。村民听到炮竹响起，纷纷跑到山上领肉。各家请来的亲戚朋友早已在家唠嗑拉着家常，等待喝美酒，享美食。女人们早已在家准备好花生、炸洋芋等喝酒吃饭菜肴，只等“老牛”肉一到，就可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傍晚，小舅系着围腰，一副厨师打扮，拎着一大袋牛杂牛肉，小舅妈接过放入火锅中，我们围着火炉，边吃边喝边聊，好不愉悦高兴。